

张 辛 欣

ZHANG XIN XIN

代 表 作

(豫)新登字 01 号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张辛欣代表作

王 绯 编 责任编辑 王国钦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75 插页 1 字数 286,000

1988年12月第1版 1994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数3000

ISBN7-215-01542-4/I·125 定价 11.30 元



作者

凡 例

一、《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是一套多卷本的大型文学丛书，以作家分卷，囊括“五四”运动以来一百多位著名作家的代表作。

二、本丛书包括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文艺理论文章均不入选。

三、选录的作品既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也着眼于其历史作用，力求表现出作家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同时也反映出现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历史概貌。

四、选录作品一般以通行的版本为底本，注明该作品最初发表的时间和刊物，与原版本内容出入较大的，在注释中说明。

五、选录作品的编排，先按体裁分类，同类体裁的作品再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

六、每卷除正文外，有前言和注释。《前言》对作家的生平思想和创作成就等作综合的评述，注释力求简明扼要。为使读者查阅方便，书末另附作家主要作品目录。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编委会成员

主 编 李何林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刘家鸣 李何林 张学正

张学植 张菊香 郝世峰

崔宝衡 曾广灿 蔺炎璧

前 言

张辛欣，1953年生于南京（祖籍山东省临城县），在北京读小学和中学。15岁之后，到“北大荒”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劳动，后在湖南参军。在医院作过护士和专职团干部，1979年考取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1984年毕业。现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工作。

张辛欣说自己是“幸运儿”。

在新时期璀璨的女作家群中，她确是最为独特的一个。然而，我们却不是从获奖作者的名单中，在批评界对女性作家并不过分地匡护和褒扬声中认识的她。人们对她的注意，恐怕主要来自她的几篇作品在当时所引起的较大争议。与桑晔合作的大型口述实录文学《北京人》的发表，使得一度沉寂的张辛欣，再一次集聚起社会异常关注的目光。

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张辛欣的创作活动是由女性的和带有普遍意义的人两部分构成的。她的作品可用内心视境的展示和外在水界的开拓来牢笼，以主观型的内心视境小说和客观型的外在水界小说划界。这两类作品分别代表了当代女性作家所创造的两个不同的文学世界（即女性文学的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标示着当

代女性文学的双向发展前景。张辛欣的小说，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是女性文学很有价值的研究对象。

上篇：内心视境小说

走进张辛欣的内心视境小说，你觉得自己仿佛徜徉在女性心间幽深的小路，倾听着思绪翻腾的涛声，沐浴着感情飞流的瀑布，在那强悍而又柔弱的女性心房的颤动中，隐隐传来——美好憧憬的长笛，和着艰难挣扎的呻吟、痛切反省的忏悔、亢奋的呐喊、喃喃的倾诉、温情的呼唤、沉郁的叹息，这一切汇成了女性心灵乐章的交响曲。

这是浸润着哲理化的感觉和诗化情绪的内心视境，是一个主观化、女性化的文学世界。我把这个由女性作家创造的特殊的文化领域称为“女性文学的第一世界”。

女性文学第一世界与第二世界的划分，是从女性文学的创作主体必须是女性的这一根本基点出发，在对创作客体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向的总体把握中，按照创作主体观照世界的不同眼光，及创作客体的特定内容作出的大致归类。张辛欣的内心视境小说之所以归入女性文学的第一世界，是因为这部分小说所展示的乃是纯然由女性的眼光所观照的社会生活，是女性心灵的外化，也是一位女性作家对妇女自我世界的开拓，其中最大限度地负载着女界的生活和心理（包括潜意识）的信息，可以说是女性在文学上的自我表现。这是最基本意义上的女性文学，张辛欣的这些属于女性文学第一世界的作品，展示出真正的女性文学较之男性作家写作的妇女题材作品，具有后者难以企及的美学优势，表现出与女性的气质、心理机制最贴切契合的美学特色。

张辛欣最善于描写性格倔强、执着于事业的青年知识女性的感情，这之中不能说没有她的自我写照。那充满贯注于作品的女性的热忱与温情，以其独特的深刻、透辟与清醒，使张辛欣有别于其它女性作家。《我在哪儿错过了你》、《在同一地平线上》、《最后的停泊地》，所构筑的是心理的艺术空间，作品所刻画的女主人公，就都是这样的青年知识女性。一种被艺术化了的富有哲理性的和诗意的感觉及情绪，从人物心间涌流而出。但是，这些小说人物的主观情绪和迅速闪回的一系列内心意象，并不完全是单个人的精神再现，在那主观的、个性化极强的内心视境里，却蕴蓄着客观性的、非个人化的深广内容。作者在感的描述、情的渲泄、理的生发中，探索女性精神生活的奥秘，使作品涵纳着女界人生的深邃知识。对这样的女主人公的刻画，对这样的女性心灵的剖露，使张辛欣的这些作品呈现着一种合成了阳刚之美的阴柔风格。

《我在哪儿错过了你》，通过一位普通的青年售票员在对事业的追求和对爱情的思慕中心灵的骚动，倾吐出自强自立的年轻女性寻求理解、呼唤知音的心曲。处在妙龄时节的女主人公本可以尽情地畅饮青春的美酒，但是一种使命感，使她自觉放弃一切享乐和可以得到种种实惠的机会，把业余创作的重轭硬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依靠男子汉一样的强悍精神，支撑着自己在工作和事业上站立。她几乎是用鞭子不停地赶着自己在前进的路上一寸一寸地爬。但她毕竟是一个青年女子，她那颗心也有柔弱的部分，有时难以承载生活和事业的重荷，常留下空白，带来孤寂和苦恼的折磨。她也有基于女子天性的依赖感，在人生艰苦的跋涉中，希望能靠在男性坚实有力的臂膀上得到慰藉。她的剧本的导演带着理想中男性的魅力，闯进了她的生活。为了得到爱情，她精心地用标准女性的言行检点自己。但是，一种类乎男性的强悍精神已深深

渗入到她的气质中，她终于因此而失掉了自己的爱。这篇作品的深度就在于，作者把人物的主观世界与客观的外在世界结合起来，放大自己的观察点，在主人公心灵的内省中，蕴含着对历史、社会、人生的深沉思索。十年动乱的特殊历史条件，使她不得不戴上中性、甚至是男性的面具，在人生的漩涡中奋力挣扎。而在现实生活里，她也必须像男性一样承担工作、生活和事业的重负。她说：“上帝把我造成女人，而社会生活要求我像男人一样！我常常宁愿有意隐去女性的特点，为了生存，为了往前闯，不知不觉变成这样！”历史和社会生活以自己权威的巨掌雕造着人，改变着主人公的女性气质。爱情机缘的错过由于带着人物性格的必然性和时代生活的必然性，从而超出一般的情场风波，具有了历史哲理涵义。女主人公爱情失落所引起的个人痛感，在历史和社会生活的反思中，转化为对女性价值观和对女性要求及评价标准的思考，表达了作者对早已渗入到人们意识深层的某些凝固化的传统女性观是否合理的推问。作者面对这种传统女性观如此束缚人的思想、制约人的情感、困扰人的行为，不能不生出一种惆怅之情。这篇作品在个人情感的跳荡里，溶入了相当份量的社会历史内容，作者在女主人公的内心反省中，向历史叩问，向时代叩问，向生活叩问，向传统叩问，向人心叩问，抒写了在女性的全面发展受到许多障碍的当代生活中，奋斗型强女子得中有失的孤寂悲哀的典型情绪，显示出作品在反映妇女问题、妇女意识和妇女生活方面所特有的历史高度、哲理深度和现实力度。

《在同一地平线上》内心视境的展示不是完全女性化的，作品采用复线式并行结构，男女主人公的内心视境在对比中彼此参照、互补、衬托。虽然作者在几乎一半的篇幅中借用男性的目光观照社会生活，披露男主人公被生存竞争意识扭曲的内心世界，

但是作品的感情基调。题目的具体要求，赋予了女主人公的内心视境以无形的主导地位，并在其中凝聚着小说的思想内核，因而还应把它纳入女性文学第一世界。

这篇小说反映了作者追求两性价值对等的妇女观，抒写了与男性站在“同一地平线上”的女子，面对社会生活各种正常竞争的的压力和挑战，不得不抛掉天性里、生活中、情感上许多难以割舍的东西，以实现自身价值的十分矛盾和复杂的感情。使人看到在各种条件尚不十分完善的当今社会生活中，女性全面发展所受到的障碍，展示出当代女性从痛苦的“非我”阶段挣扎出来，走向既有清醒的妇女自我意识，又能超越个人和家庭的局限，以求得全面自我发展的“大我”阶段的艰难历程。从这样的意义上讲，不少曾经谴责这部作品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宣扬生存竞争思想的不乏有见地的批评文章，似乎有些喧宾夺主，乃至在相当一个时期影响了对这篇小说作出公正的评价。

小说的男女主人公是一对青年夫妇。她与他曾热烈地相爱过，为了爱人事业的发展，她放弃了最后一次报考普通大学的机会，希望在结婚的归宿中，从爱人那里找到人生的支撑和依靠。但是，从小受到的理想教育，青春时期奋斗的本能，使她对自己的存在若有所失，在温存和抚爱的满足之后，她体尝到的是直面袭来的惶恐感。妇女的自我意识使她对自己的现状不满，内心深处渴求发展。她意识到，现存世界使当代女性“同样面临生活的各种竞争”，这之中不存在“女性第一”的绅士口号。女子同男子一样，面对的是整个世界，她必须逼迫着自己和庸惰的自我抗争，依靠自身的力量去奋击、去获取。她终于找到了真正的“自我”，有了生活主见，从“非我”状态中超离出来，以顽强的毅力练习写作，专注于自己该做的事，努力去实现自身的价值。自私自利

的丈夫因此而不满。社会虽然向女性提出了许多和男性一致性的要求，但是现实生活并没有真正实现两性价值的对等，时代的具体要求与生活的实际状况间出现的某些脱节，必然造成一部分家庭关系的失调。在家庭生活和事业的竞赛场上，她与他就未站在同一地平线上。他把她看作自己的附庸，只“需要她温顺、体贴、别吱声、默默做事，哪怕什么也不懂”，对生活给予她的压力视而不见，对她的努力和奋斗不屑一顾，这就使性格倔强、事业心极重的她与他的离异成为必然。但事业上的顽强拼搏、自强不息精神的获得，并不能改变她既是美点又是弱处的女子天性，她在“不变地去爱的本能和不断地保持自己的奋斗中”苦苦地来回挣扎，恨他，可还是不能完全把他从自己的感情世界中摒弃。作者把人物内心视境的展示推到了女性心理结构的一个很深的层次，真切地再现了人物隐秘而幽深的心灵世界，使人透过那举手之间的断然抉择，看到女性争取自身的全面发展和彻底解放，不仅受到社会的、历史的局限，还必须跨越来自女子天性的层层心理和情感的高栏。对于人性的全面表现，只有深入到人的本性，人的潜意识层次才能真正完成，这篇小说反映了作者在人性深度的开拓上所作的努力。当然，时时缭绕在女主人公情怀中的依恋之情，还来自她认识上的模糊，这种模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本人的思想局限。虽然她厌恶他的“艺术家气质全被商人气淹没”，却没有认识到她与他的竞争观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她的竞争观来自新时期社会生活对人的新要求，没有超越社会主义社会合理竞争和竞赛的界限，她所理解的社会生存竞争对人的压力和挑战，亦属于新的正常的社会现象，她的所作所为是无可非议的。而他则把这种正常的社会现象与局部社会生活中某些带有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性质的现象等同起来，乃至把社会发展的历史看

成是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史。错误的认识导致错误的行为，而她却用自己在“事业奋斗中的全部苦恼和探索去理解”她，美化他，崇拜爱慕他的硬汉子气质，并在他身上不断发现自己“所缺少和需要的许多东西”。这就使她在思想的判断上发生了偏差，在情感的释放中出现了偏激，影响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削弱了作品的现实批判力量。

如果说《在同一地平线上》是从事业和爱情生活的冲突中打开缺口，探入女性的多层次心理结构，那么《最后的停泊地》则倒转了一个圈儿。它不是写爱情与事业的冲突，不是写这两者之间必居其一的选择，以及这种选择所带来的感情的潮动，而是写事业对爱情空缺的补白，写人生的真正依托和最终归宿，把事业看作是人在失意的爱情生活里最高的精神慰藉，最后的停泊地。因而，这篇主要抒写女性在爱情波折中内心体验的小说，获得一种潜在的积极力量的托举。小说的情感不像前两篇那么热烈，更趋于老成和理智，某些意识的跳跃、闪回由于主观性过强，思维间隔空间过大，而失之隐晦，令人难以捕获和确认，反映了张辛欣创作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这篇小说十分真切地传达了在爱情的选择还不可能达到充分自由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一部分知识女性的典型情绪，这种情绪是作为女性在爱情的深刻内心体验中上达于哲理认识的演化。女主人公是个年轻的戏剧演员，她曾经希望在爱情中找到人生的依托和归宿，但是，爱情的大门前置设置的诸多来自社会和家庭现存秩序的、人心理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障碍，使她在一次次爱的失望中感到无力握住那通达人生归宿的航标。小说弥漫着一股对爱情的茫然和惶惑的情绪，在女主人公内心视境的展示中，却倾注了作者对爱情问题的严肃思考。尽管这之中存在着某种偏激情

绪，却相当尖锐地触及了特定时代的历史局限所造成的社会爱情生活的某些畸形和缺憾。这篇作品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女主人公并没有一味蜷缩在自我的感情世界中，她努力从个人的不幸境遇中超脱出来，在角色里，在舞台上，在实实在在的事业中找到自己的感情的最后停泊地。在女主人公的内心视境里，使人看到个人生活不幸、却更执着于事业的知识女性的闪光的灵魂，了解了部分知识女性压抑在意识深层的内心希求，展示出一种真实而可贵的人生态度。这篇作品在写法上亦很有特点，女主人公的内心视境是在人生和戏剧的两个不同的舞台上展示出来的。人物在爱情生活中的内心体验与她进入角色之后的舞台体验交相渗透，后者往往是前者的强化或升华，两个不同的舞台将压抑在女主人公意识深层的内心希求从不同角度释放出来，既深入全面地表现了人性，又不是只沉溺在人的本能和天性中，从而生发出积极可贵的妇女意识。

从社会观上看，女性文学自然应该反映妇女自身的特殊社会问题，但是反映此类问题并不是女性文学唯一的使命。女性文学的社会观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的天地可以包容得更广。随着妇女解放程度的提高，当代女性在自身现代化的实现过程中，目光不仅仅盯视在个人狭窄的天地里，感情也不只局限在自身命运的憾叹上，女人与男子一样面对的是整个的社会生活，这就使得女性的眼光和思维方式从自身世界不断向外部世界拓展，从而开阔了当代女性作家的审美视野，使得女性天生的第一世界成为一个开放的世界，一个以开放的女性眼光观照社会生活，表现具有开放性的妇女意识、妇女感情和生活的文学世界。这是当代女性文学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

《我们这个年纪的梦》、《浮土》、《清晨三十分》，在

女主人公内心说境的展示中，就不同程度地超越了妇女自身的问题，反映了当代妇女对社会历史、现存世界、人类生活的敏锐感受和认识，表现出当代妇女意识的开放。

《我们这个年纪的梦》从女性的角度，展示出作者对城市生活现状的平庸，生活内容的乏味，生活方式的呆板琐碎，生存空间的狭小拥挤，人际关系的微妙复杂的深切感受和积极态度。作品的女主人公不甘心在碌碌无为中淹没自己，却又无力自拔于庸碌，寻求到更有价值的生活，因而不得不到虚妄的理想和荒唐的梦中去讨生活。那不时撩拨着她的情怀，激扬着她精神的梦，是一段系在她心里的童年时与一个男孩子的邂逅，这个男孩子在想象中成为她理想的偶像，并以此画饼充饥，填补自己充满缺憾的生活空白。当她知道自己日夜思恋的男孩子恰是与自己住在同一单元，暗地里给她穿过不少“小鞋”的顶头上司时，她失望了，开始正视本色的现实。荒唐梦的破碎，虚幻理想的失落，反衬出女主人公生活的可悲，作者正是想以此来唤起自己的同辈朋友，

“正视我们所处的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真实现状，不断摆脱我们的茫然感”。小说中的童话作家刘晓的形像，使笼罩着蒙蒙灰色的平淡生活闪出了光亮。这个形像是对女主人公的参照和衬托，在他缓缓流淌的生活小河里，有丰富的生活潜流，有饱含着人生价值的微波细澜。他心中的梦和实在的生活之间，不是处在相互冲突或隔绝状态，而存有一种自觉的交流，仿佛在其间架置了一座无形的小桥，使理想延伸到生活，生活又在理想的推进下向前伸延。作者凭借自己出色的想象力，在刘晓的形像中寄寓了自己对于理想和现实人生态度的暗示，向人们发出“面对前进的生活，重新寻找更加切合实际的，更具有建设性的理想”的内心呼唤。

《浮土》中十年动乱被遗忘的往事和在“合理解释”覆盖下

的历史真实，经过女主人公成熟而深刻的心灵透视，如同“在强烈的阳光上升起阵阵烟尘”的浮土，一览无余。作者所感兴趣的显然不是外部的历史事实，而是女主人公走向成熟后重温历史事实时的内心体验，使小说的内心视境上达于哲理层面。展示一个充满稚气的十三岁女孩子眼睛里的文化大革命，是个极妙的角度。幼稚的狂热，好奇的心理，冲淡了血雨腥风的严酷，凸现了这一历史大难的荒谬，像是用轻喜剧的形式处理悲剧的内容，笑声里有泪水，轻松之中使人感到沉重。作者在“我”对往事的痛切反省和虔诚忏悔中，对一向以“那都是因为信念犯下的过错”为盾牌，“把个人真诚的愚蠢算在历史的总帐下边，请它一起付清”的普遍的社会心态和认识方式，作了彻底否定。通过历史的反思，把人们早已心安理得地推诿给历史的个人应该偿付的那部分责任突出出来，重视对人自身的思考和建设。作者在静观、宏观历史时，以历史的深刻教训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反省个人在历史中应负的责任，应该“写写我的错误和失败”，以保持整个民族清醒的头脑。这就使小说在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同类题材中具有独特的思想深度。女主人公的内心视境，是童稚心灵和成熟心灵的结合，是幼稚的思想和深刻反思的统一，像蜿蜒的小溪，隐曲而有韵味，像深不可测的湖，明澈而含厚蕴。《浮土》虽是一个不长的短篇，却表现出张辛欣高出许多女作家的对社会、历史、现实的概括力、解剖力和干预力，表现出她创作风格的老辣、犀利，富于男性力度的艺术特色。这样一个创作特色在《疯狂的君子兰》等作品中，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示。

张辛欣的内心视境小说不是采用传统的叙事方法，客观主义的冷静态度，描写无评价的现实，而是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再现人物（主要是女性）的内心世界和心理秘密，描写女主人公的意识对客观世界的感知，把主观化的精神世界作为一个心理化的客

观世界展示在读者面前。这是经过主人公心灵透视后的心理现实，有人把这称之为“心理现实主义”。这种“心理现实主义”不仅是张辛欣，而且是女作家在女性文学第一世界的创作中所表现出的异常普遍的创作倾向。女性作家的创作实践表明，“心理现实主义”不仅是女性文学第一世界创作的主要艺术手段，也是其创作的直接目的。这种文学就是要在作品所构筑的心理艺术空间中展示妇女意识，妇女的感情和生活，从而使女性文学的第一世界成为艺术文学的一个特殊文化领域。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在“心理现实主义”的选择与运用上亦存在着某些差异。“心理现实主义”在女性文学第一世界的创作中带有普遍性和必然性，而在这个文学世界之外，它的选择和运用带有更多的创作主体的随意性。张辛欣的内心视界小说运用心理现实主义构筑的心理艺术空间，是作为自我封闭的空间而存在的。在女主人公的意识里，时序是自在的，一系列事件虽在不同的时间层次中进行，却不表现为毫不关联、支离破碎的遐想，它们都系在女主人公的身上，在主人公的意识中有机地衔接起来，联合成一个整体，表现为明白、清晰、严谨的叙述。

下篇：外在视界小说

这里所说的外在视界，是针对女子世界而言的。外在视界小说指的是张辛欣以辩证的眼光观照社会生活，在艺术表现上超越妇女意识、妇女的感情和生活的那类作品。张辛欣的外在视界小说属于女性文学的第二世界。

女性文学的第二世界，是女作家对妇女自我世界之外更广阔的社会生活的艺术把握，是女作家与男作家站在文学的同一跑道